

春节渐渐走向尾声,年味却久久不散。它是一场烟火一壶酒,是连接长江两岸的灯火一家亲,是一场寻着童年踪迹而来的赶场……带着父亲千百次颠勺熬出的手工糖的甜,带着拜谒寻根鲜活记忆,我们更好地——

# 长江岸 春风里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郭钦

腊月二十四起,鄂东武穴的,便在一轮轮汤圆饭里酿出滋味。除夕夜里,这份惬意漫过武穴,也漫过去。晚上11点半,两岸村庄渐渐醒了。零星的爆竹试探着划破夜色,待到零点,家家户户燃放爆竹。烟花腾空,漫天璀璨。流光之下,是静流淌的长江。

江西瑞昌与湖北武穴,遵循一样的惯例,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热热闹闹迎接新年的到来。

大年初一清晨,天刚蒙蒙亮,武穴和瑞昌的村庄里便热闹起来。从幼童到返乡的大学生,人挑着袋子走家串户。一句稚嫩的“新年好”便能收获满满甜蜜;AD妈妈、旺旺雪饼,老北京方便……这是新年的第一场“大丰收”。袋子被塞得鼓鼓囊囊,那是童年最富足的欢喜。

大年初二,外婆江西瑞昌的亲人循着路而来。说起这远桥,舅舅感慨最深。他小时候去江对面拜年,要赶轮渡,翻山岭,天不亮出发,来回往往要留宿一晚。而今,武穴长江大桥飞架南北,驾车不过半小时,便能抵达对岸。一桥相连,拉近的不仅是路途,更是隔江不断的情。

大年初三,大家被院子里那片菜园吸引住了。几菜绽开嫩绿的叶片,莫算饱满鲜嫩,菠菜青翠欲滴。园里那棵金橘树挂满了金黄果实,颗颗透亮,香气清甜。大家伸手采摘,一串串金橘落入袋中。不一会儿,蔬菜便装满了蛇皮袋。这是大人们新年的绿色“大丰收”,与孩子兜里的零食“大丰收”是一样的欢喜。

摘完菜,阳光正好。亲戚们在院子里站着,围成一圈。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了。表姑说起当年学轮渡的事,舅舅接话:“现在开车过桥,半小时就到了。”大家聊起村里的变化,路修到了每家门口,垃圾统一清运,城区公交车免费坐。

谁家孩子工作不顺,去年收成好不好,城里的房价涨了跌了……平日里各奔东西的亲人,只有这时才能肩并肩站着,把积攒一年的话慢慢说完。没有人急着发表,阳光洒在彼此关切的脸庞上,笑声里偶尔掺杂着几声叹息,但有人听着,便不算苦。

这时,表舅默默退后半步,举起手机。镜头里有着站说话的身影,眉眼间的温情。他说,每年都拍几张,存着。那些定格瞬间,都是日后反复回味的念想。

舅舅舅舅从天津回乡,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小别墅一楼放钢琴,每周带孩子学琴;二楼露台改作阳光房,孩子们玩游戏;三楼摆放台球桌、乒乓球桌,送你高尔夫。这些从城市带回的生活方式,与门前的菜园,林边的柴火静静为邻——乡村的宁静与城市的节奏,在这里悄然相融。

傍晚,一家人围坐聊天,外婆忽然问我:“抖音里那个福建小,跑了那么多国家,你敢去吗?”我愣了一下。印象中的外婆,总是锁定每晚七点左右的新闻和电视剧,雷打不动。现在的她,一部手机就能看见远方——跟着陌生的博主周游列国,也刷着云南西北的新鲜事儿。

外公86岁,年轻时是木匠,背着工具箱过江到瑞昌做工,也在那里遇见了外婆。他沉默严肃,内心却柔软细腻。吃着他种的莴笋叶,我们说像油麦菜,他便一本正经:“莴笋叶是油麦菜的姐姐。”我戳了戳外公个子比他高,他立刻拉着外婆背靠背比量,明知略矮半头,嘴上却不肯服输的——孩子气的模样,惹得满堂欢笑。闲下来时,他便到桌旁静静打二胡。

家门口两侧,是外公精心打理的绿植。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株裹着红色塑料袋的景观石榴。外公怕冷,便为它穿上“小棉袄”。细微之处,藏着老人最柔软的温度。杨梅树下,靠着一摞圆凳瓜架,那是外公回搭瓜架的。他说:“家里还有近1亩田地,不能荒。”身体硬朗就拿到街上卖点,还能分给儿女们。

屋内墙上,那幅挂了十七八年的油画崭新如初。河流蜿蜒,小屋炊烟袅袅,落日静悬远山之上。画里的日子,仿佛定格在很久以前——没有大桥,没有手机,没有钢琴,只有一条土路通向远方。可那炊烟,那落日,又分明和眼前的一切叠在一起。原来,有些东西一直没变。

傍晚五点,外公拿出那张写满电话的日历纸,用老式按键手机,一个个拨通儿女的号码:“回家吃饭。”

天渐渐暗了,院子里彩灯亮起,亲人围坐,笑语盈盈。

表舅还在群里发着照片,一张又一张。那些定格瞬间,把白天的欢喜延续到夜里。

而墙上那幅老油画,静静地挂在那里。它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桥多了,路宽了,日子变了,可那一声“回家吃饭”,那院子里坐着的人,从未变过。

长江两岸,岁岁年年;小庭院,春风正暖。

(本文配图均连接江西瑞昌和湖北武穴的武穴长江大桥,拉近隔江不断的情。张锦鸿摄)

# 携着年味 奔赴远方



## 进贤县

除夕团圆的欢乐还没散去,大年初一又将喜悦浓浓渲染开来。穿上新装,互道吉祥平安,每个人脸上都是由衷的笑意,坚信新的一年一定会越来越好!华灯初上,家里菜肴还是像前一天那么丰盛,我们却捧着碗,越吃越开心。“赶紧吃,去晚了连落脚的地方都难找!”听说有人一早就去江边等啦!“你一来我一说,索性匆匆停筷,拉着家人就出了门。

地铁上早已是摩肩接踵,人们几乎只在两个站下车:滕王阁站和秋水广场站。身边的一个年轻爸爸划动着手机的照片告诉年幼的女儿:“看着去年的烟花多大多漂亮,今年还会更好看!”孩子的眼睛顿时被点亮了:“会像电影里一样吗?”她的爸爸笑着说:“可能比电影里还好看!”

当双子塔上的烟花首先绽放时,人群中顿时爆发出巨大的欢呼,高耸入云的大厦顶端被五彩的焰火环绕。“赣水欢腾 马跃新春”四个大字熠熠其间,正是新春最美好的祝愿。几分钟后,赣江边鞭炮的响声接连炸响。人们纷纷转身,争相拍摄这壮美的一刻;以天地为幕布,以赣江为宣纸,9朵烟花刚绽放,直把夜空照得雪白。一朵烟花将落时,马上有另一朵凌空直上,腾空、翻涌、绽放,五彩斑斓,造型多样,着实令人目不暇接。努力挤到江岸边,这才看清燃放地点是停泊在赣江老洲水域的一排小船上,依稀还能看到黑黑的人影。船只一字排开,像花架的根系,静默承载着最绚烂的盛开。我有些好奇,将手机镜头拉到最近,还是无法看清空中的陈设,而接连不断的欢呼,也让我很快放下手机,惊喜地注视着天空中不断变化的图像。

烟花晚会结束后,我们一边讨论着刚才的难忘景观,一边在有序的交通疏导下很快回家。外公担心人多,选择用手机上看直播。这时他正用小酒

## 赣湘乡区

# 湘东老街赶场

□ 刘杨文/图

临近过年,父母从浙江驱车返乡,和我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挤了一晚。一家人久别重逢,聊起家乡的近况,不免又感慨起的日子。父亲望着天花板叹气,说:“这世跟盏灯似的,一闪一下就过去了。”说罢又笑着对我说:“今年回家去湘东老街看看吧,十几年没赶过场了,你小时候最爱去赶场了。”这句话像一阵风,翻动心底经年堆积的落叶,露出密密匝匝的根。

李白笔下的赣水自东向西流淌,经萍乡市湘东城区汇入湖南醴陵,老街就坐落在河边的云程岭下。小时候,十里八村的人都爱去老街赶场,赶场的意思就是赶集。每逢平时歇下日历时,常念叨着:“三三晚,是五里亭赶场;逢五逢十,是湘东老街赶场。”

市集最盼赶场年,临近过年,集市上什么稀奇玩意儿都有。“赶场要早些去,去晚了场就散了。”天刚蒙蒙亮,奶奶就叫我摇醒,从荷包里摸出5枚1角的银毫子,眉眼弯弯地叮嘱我在路上买包子吃,不要饿肚子。出门前,我在口袋里揣满糖果和瓜子,再坐上爷爷的三轮车去赶场。后厢里还有爷爷在农闲时扎的高梁扫把、芒草扫把,以及家里种的辣椒、花生、江叶、番薯。对于赶场的兴奋和期待拥挤在心里,我只觉得心里像被暖风裹着的轻盈,管不得坐的地方有多逼仄。

那时的老街只有两三米宽,两侧整齐排列着砖瓦老屋,电线在半空纵横交错,街尾的包子铺飘着热气。街上挑扁担的,推板车的,挎竹筐的人络绎不绝,卖菜的吆喝声,补锅的敲打声,讨价还价的吵闹声,还有吆喝、猫鼠声、月亮糕的香气,交织成老街赶场最鲜活的市场乐声。爷爷说完话,便任由我在集市上挑挑选选,买一把心仪的玩具枪,或几支烟花。

三轮车碾过老街的石子路,留下一串“嘎唧嘎唧”的声响,我的笑声能飘出整条街巷……那些细碎的温暖,萦绕在旧时光里。

回家第二天,我陪着父母去老街赶场,这条承载了我几乎整个



在湘东老街赶场。

## 小镇的花间一壶酒

□ 张晓媛 文/图

门口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一个鸡蛋羹,摸着还有些烫手。他介绍说,这不是普通的水煮蛋,而是把鸡蛋埋在酿酒的大蒸桶中,利用酿酒蒸腾的余热,让酒香慢慢融入鸡蛋里。小心剥开鸡蛋壳,清雅的酒香和着敦厚的蛋香扑面而来,令人很快勾勒出一壶小酒,几畦菜地,数只母鸡的田园生活画面。古人的生活智慧,就这样依托在许许多多的生活巧思中,绵延数代后传递给我们。

而烟花,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另一个神秘礼物。据说江西花炮的历史最早可溯至唐代,正是这份古老的技艺,助李渡烟花名满天下。我原以为来到这——一定能看到更多焰火,没想到只看到两个小孩在街角玩鞭炮。当地人听了我的疑问笑不可遏,告诉我李渡烟花主要是高端礼花弹,在国庆盛典、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要场合大放异彩,属于专业燃放品,哪里是日常生活中可以随便放着的玩的?

我还是感到遗憾。想在手机上查询一下关于烟花的更多信息,却意外地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李渡烟花官方微博发布的年初一烟花晚会的幕后视频。拍摄者应该是倚着檐梁俯拍,跟着镜头,我发现当时视野中模糊的小船原来是这么大,甲板上井然排列着无数明黄色的礼花弹发射筒,许多穿着厚重冬装的工作人员穿梭其间检查,确保每一件器材都摆放在最合适的位置。

江风阵阵,寒凉彻骨,电脑前的燃放总指挥把外套的帽子紧紧戴着,领子拉得最高,手上却一刻不停调试着燃放控制系统,务必做到届时毫秒级误差点火,音乐、灯光和燃放同步,完美呈现最佳效果。最打动我的是他们齐声倒数后,烟花如期在双子塔上点亮夜空,他们没有欢呼,只是静静凝望着远方的明媚。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值得期待的美景;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不能出错的工作。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这段不长的视频,心里很是感动,连忙留言:“感谢你们”

## 余干县

# 一缕糖香系乡愁

□ 曹少年 文/图

赣东北余干县白马桥乡新解元坊西南角的老屋里,父亲重新燃起了熬麦芽糖的灶火。七十四岁的他,患了两年,经过靶向治疗,身子骨尚能自理。已十几年没碰过这熬糖的家什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在腊月熬一锅麦芽糖。甜香弥漫整个村庄,才算有了年的底色。如今,这一民俗正在消逝,过年待客的果盘糖子里,亦很难再看到麦芽糖的身影。

麦芽糖亦称糖稀,是由糯米、粳米、麦面等经过蒸熟,加入麦芽经发酵糖化制成的糖类食品。据传,早在殷商时期,古人就唤它做“饴”。《诗经·大雅·绵》云:“周原膺膺,萑苇如始。意思是周原这块土地真肥沃啊,萑苇这样的苦菜都长得甜如麦芽糖。

三千年岁月长河里,麦芽糖是乡土中国最甜的乡愁,是灶火熬煮着的温暖,是孩童攥在手心的欢喜,一口黏糯,黏住了旧时光,甜透了人间烟火。

无论南北,麦芽糖都是年味里最甜的记忆。北方有“二十三,糖瓜粘”的民谣,南方传“家家户户买汤圆”的诗词。旧时腊月廿三(或廿四),人们用糖稀供奉灶王,让他甜甜嘴,黏住嘴,好“上天言好事,回宫保平安”。一块麦芽糖,藏着人们对平安顺遂、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

只因我那句“想吃麦芽糖了”,父亲便重操旧业,提前一个月将闲置多年的做麦芽糖的家什洗准备齐。他用木浸泡水发,再装进破皮袋,用绳子吊在院子的井里,寒冬时节井里温度较高,可以让麦子更快地发芽。五天左右,在时间和温度的催化下,大麦长出了指甲长的嫩芽。

天还亮透,父亲在阵阵鸡鸣中起床,将用井水泡了一晚上的糯米倒入土灶上的大锅,用柴火煮熟后,倒入锅中,和入用碾碎鸡蹄的麦芽,搅拌均匀,用塑料薄膜盖住,保温发酵三小时。其间,父亲不时用手触摸温度——温度要刚刚好,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麦芽糖的口感和甜度。这里面的细微温差,有着多年做糖经验的他可以控制得恰到好处。

发酵完毕,倒入竹篾筛过滤,用木制榨汁机榨一盆清冽的糖水,再倒入大铁锅中熬煮。过滤后的残渣,装在铁盘里,给自家鸡的吃。整个制糖过程,所有原材料都实现了物尽其用。

熬糖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灶里要烧柴火,火不能急,也不能断。火候到位也颇有讲究,起初大火快煮,等“胶锅”了转中火,“破气”后再转小火慢熬。灶里柴火噼啪作响,锅里糖水热烈翻滚。我将几只红薯塞进灶膛,等熬好了,红薯也就烤熟了。

大约两小时,锅里稠浆咕嘟咕嘟冒着弹珠大小的泡,带着谷物和麦芽特有的清香,漫了一屋。父亲不停用铁勺顺时针方向一圈圈搅拌糖浆,木柄在琥珀色的糖浆中划出一道道年轮。阳光从青瓦的缝隙里漏进来,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佝偻的背上。

熬糖的间隙,父亲总跟我念叨诀窍:麦子要选当季收割的,出芽才够劲;糯米要晚稻圆糯,熬出来才够黏;发酵温度不能低于三十摄氏度,不然分不出米……这些话,小时候他未曾跟我说过,如今一字一句,说得慢,说得细,像是要把这辈子熬糖的本事,一股脑全塞进我的耳朵里。

父亲自学成才,掌握了不少手艺。除了做麦芽糖,他还是一名乡村理发师,也当过木匠和石匠,家里房子是他盖的,很多木制家具也出自他手。糖熬到能拉出金黄透亮的糖丝,用嘴一吹就破,便赶紧起锅,倒进抹了熟茶油的小锅里摊凉。等糖凉到不烫手了,就开始拉糖。拉糖不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父亲的手有些抖,却依旧稳稳地用两根木棒推着糖团,一边拉一折,一折一拉,琥珀色的糖浆在反复拉扯中慢慢变成温润的奶白色,越拉越筋道,最后包上芝麻馅,捏成长条,剪成菱形小块,就是我心念了许多年的麦芽糖。

我食一颗品尝,先是硬,慢慢在舌心化开,甜得绵长,不腻,有一股粮食的本味。吃麦芽糖,还有益于健康。据中医介绍,白糖味甘,性温,补脾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麦芽糖味甘,性温,补脾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麦芽糖味甘,性温,补脾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麦芽糖味甘,性温,补脾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

## 南昌县

# 年味藏在仪式里

□ 陈文



正月初一日,在南昌县流坑村,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庆新春。

从南昌市区驱车20多分钟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南昌县流坑镇灌溪村。红砖黛瓦的老式民居成群错落,大片长出斑驳的绿意,一群大雁排成对状盘旋在村庄上空,发出集镇的啼鸣声,酝酿着今年的北归。

2月17日清晨,灌溪村迎来丙午马年的第一天,外地务工的年轻人都回到村庄,家家户户都早早燃放爆竹,显得格外热闹。

10岁的周皓轩也随爸妈回到了村里的外婆家。车子还在村巷里穿行,便就遇到不少孩子三五成群,穿着新衣挨家挨户拜年。皓轩兴奋地坐直了腰板,早起的困意一扫而光。“爸爸,快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拜年。”

皓轩是同辈中的老大,拜年是 he 最期待的过年仪式。到了村里,他便化身孩子王,带着三个弟弟妹妹走进一户户农家。“爷爷您好,新年快乐!”爷爷看着孩子们小跑着路过门前爆竹燃过后的是一片致红,忙不迭地将餐桌早已准备好的瓜子、花生、糖果、橘子、桂圆等抓起来一大把,稳稳当当地装进小伙伴们口袋里,抚摸着他们的小脑袋说:“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哇!”

每年初一,老人们总会早起备一桌子的年货,等待着村里人轮流登门拜年。不管眼熟陌生,总是会热情地说上几句祝福语,捧上寓意吉祥的年货。孩子们满载而归,随行的大人也会给老人“兜回”孩子,外衣口袋不知不觉就被塞得满满当当。有时不经意间口袋一摸,掏出一支棒棒糖,又或是一个金皮花生。老人们的爱都藏进了这些糖果中,化作春节里最暖的甜。

灌溪村耕地面积约为2000亩,家家户户种田为业。村里有万、杨、熊四个主要姓氏。初一这天,杨氏家族一年一度的吊谱仪式正热火朝天地举办。晨起,在老人的指挥下年轻人一拥而上,到保管吊谱的农家请出“洪都郡瀛溪杨氏世系总图”,齐心协力将其悬挂在后坊的一处平地上。整个吊谱长约3米,宽约2米,印制在白色布帘上,两边各有醒目的八个字:“先贤清白崇昌盛世”“后世图强再展宏图”,上方印有八仙,左右各有八个字:“世系图依原”“元廷、息、宗、用、文、汉、本、兆”等字样,将二十世杨氏子孙整齐罗列串联,越往下越密集,意味着子孙繁茂。

据村里老人介绍,灌溪村杨氏祖先在宋朝时迁移到这里,以养鸭为生,并诞下两个儿子万、万策,杨氏以此为始,逐渐繁衍壮大。“如果族谱是记录家族历史的大树,那世系图就是家族传承的树干。”杨氏茂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既担任着每年吊谱仪式的主持人,也负责现场鼓乐的演奏。他说,吊谱祭拜就是要缅怀祖先,让后裔铭记家族历史,和睦邻里,传承家风。

眼下,由村里的老少爷们组织起来的三小队队登场,铿锵的锣鼓、亮亮的铜锣,奏出庄严的村乐。前来祭拜的村民带来一捆鞭炮和一指指的红包。先恭敬地点燃香火,对着吊谱拜三拜、三拜,做完香后,在对面的空地上点燃爆竹,以此表达对祖先的敬重,也凝聚起宗族合力。

祭拜的人络绎不绝,围观人群越来越密,不少人站在吊谱前寻找着自己一脉的名字。84岁的杨子宝眯着眼睛,双手在吊谱上摩挲着。“我的爷爷、父亲、儿子的名字都在这上面。”说话间他露出慈祥的笑容,并强调在吊谱上留名是一件重要的事,村里基本上每隔两三年都会给新生儿、新妇“上谱”,意味着他们成为家族的一员。村民杨勇拿着大鞭炮,拜谱是家族人心中一项极重要的仪式。他每年都会带着孩子回村拜谱敬祖,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记住这一礼俗,记住自己的根。

“人家涉世,清白为首;严遵国法,谨守家规。”这是杨氏吊谱上的祖训。千百年来,灌溪村杨家人秉持孝友为则、忠厚是宜的家风家训,用双手栽种出一茬茬希望的种苗,养育着一代代孩子成家立业。如今村里建起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过发展养殖业和劳务输出也逐漸富裕起来,一些农户家盖起了二层洋房,家家户户都有了汽车,90%以上的农户还在县里或南昌市区购买了房产。

“新的一年,祝大家大吉大利大发发财!”

“好哦——”

“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哦!”

“好哦——”

他们微笑着期许着,通过脚踏实地的奋斗将新年许下的愿望变为现实。



正月初一日,在南昌县流坑村,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庆新春。

从南昌市区驱车20多分钟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南昌县流坑镇灌溪村。红砖黛瓦的老式民居成群错落,大片长出斑驳的绿意,一群大雁排成对状盘旋在村庄上空,发出集镇的啼鸣声,酝酿着今年的北归。

2月17日清晨,灌溪村迎来丙午马年的第一天,外地务工的年轻人都回到村庄,家家户户都早早燃放爆竹,显得格外热闹。

10岁的周皓轩也随爸妈回到了村里的外婆家。车子还在村巷里穿行,便就遇到不少孩子三五成群,穿着新衣挨家挨户拜年。皓轩兴奋地坐直了腰板,早起的困意一扫而光。“爸爸,快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拜年。”

皓轩是同辈中的老大,拜年是 he 最期待的过年仪式。到了村里,他便化身孩子王,带着三个弟弟妹妹走进一户户农家。“爷爷您好,新年快乐!”爷爷看着孩子们小跑着路过门前爆竹燃过后的是一片致红,忙不迭地将餐桌早已准备好的瓜子、花生、糖果、橘子、桂圆等抓起来一大把,稳稳当当地装进小伙伴们口袋里,抚摸着他们的小脑袋说:“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哇!”

每年初一,老人们总会早起备一桌子的年货,等待着村里人轮流登门拜年。不管眼熟陌生,总是会热情地说上几句祝福语,捧上寓意吉祥的年货。孩子们满载而归,随行的大人也会给老人“兜回”孩子,外衣口袋不知不觉就被塞得满满当当。有时不经意间口袋一摸,掏出一支棒棒糖,又或是一个金皮花生。老人们的爱都藏进了这些糖果中,化作春节里最暖的甜。

灌溪村耕地面积约为2000亩,家家户户种田为业。村里有万、杨、熊四个主要姓氏。初一这天,杨氏家族一年一度的吊谱仪式正热火朝天地举办。晨起,在老人的指挥下年轻人一拥而上,到保管吊谱的农家请出“洪都郡瀛溪杨氏世系总图”,齐心协力将其悬挂在后坊的一处平地上。整个吊谱长约3米,宽约2米,印制在白色布帘上,两边各有醒目的八个字:“先贤清白崇昌盛世”“后世图强再展宏图”,上方印有八仙,左右各有八个字:“世系图依原”“元廷、息、宗、用、文、汉、本、兆”等字样,将二十世杨氏子孙整齐罗列串联,越往下越密集,意味着子孙繁茂。

据村里老人介绍,灌溪村杨氏祖先在宋朝时迁移到这里,以养鸭为生,并诞下两个儿子万、万策,杨氏以此为始,逐渐繁衍壮大。“如果族谱是记录家族历史的大树,那世系图就是家族传承的树干。”杨氏茂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既担任着每年吊谱仪式的主持人,也负责现场鼓乐的演奏。他说,吊谱祭拜就是要缅怀祖先,让后裔铭记家族历史,和睦邻里,传承家风。

眼下,由村里的老少爷们组织起来的三小队队登场,铿锵的锣鼓、亮亮的铜锣,奏出庄严的村乐。前来祭拜的村民带来一捆鞭炮和一指指的红包。先恭敬地点燃香火,对着吊谱拜三拜、三拜,做完香后,在对面的空地上点燃爆竹,以此表达对祖先的敬重,也凝聚起宗族合力。

祭拜的人络绎不绝,围观人群越来越密,不少人站在吊谱前寻找着自己一脉的名字。84岁的杨子宝眯着眼睛,双手在吊谱上摩挲着。“我的爷爷、父亲、儿子的名字都在这上面。”说话间他露出慈祥的笑容,并强调在吊谱上留名是一件重要的事,村里基本上每隔两三年都会给新生儿、新妇“上谱”,意味着他们成为家族的一员。村民杨勇拿着大鞭炮,拜谱是家族人心中一项极重要的仪式。他每年都会带着孩子回村拜谱敬祖,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记住这一礼俗,记住自己的根。

“人家涉世,清白为首;严遵国法,谨守家规。”这是杨氏吊谱上的祖训。千百年来,灌溪村杨家人秉持孝友为则、忠厚是宜的家风家训,用双手栽种出一茬茬希望的种苗,养育着一代代孩子成家立业。如今村里建起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过发展养殖业和劳务输出也逐漸富裕起来,一些农户家盖起了二层洋房,家家户户都有了汽车,90%以上的农户还在县里或南昌市区购买了房产。

“新的一年,祝大家大吉大利大发发财!”

“好哦——”

“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哦!”

“好哦——”

他们微笑着期许着,通过脚踏实地的奋斗将新年许下的愿望变为现实。

